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獄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三

疑獄集　　法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五卷考疑獄集五代和凝與其子㠓同撰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初為梁義成軍節度從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學士唐亡入晉官至左僕射晉亡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漢亡入周至顯德二年乃

卒事迹具五代史雜傳㠓據此書題其官曰中允其始末則不可詳矣書前有㠓序及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陳震孫書錄解題稱疑獄三卷上一卷為凝書中下二卷為㠓所續今本四卷疑後人所分也補疑獄集六卷明張景所增共一百八十二條所記皆平反寃濫抉摘姦慝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通以資啟發雖人情萬變事勢靡恒不可繩以成法而

推尋故迹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於治獄亦不無裨益也書中間有按語稱訥曰者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條稱桂氏取以載入篇中愚特取以終篇云云亦不言桂氏為誰考宋端平中桂萬榮摭凝父子所載事迹益以鄭克之折獄龜鑑編為棠陰比事一書明景泰中吴訥又删補之則所謂訥者乃吴訥所謂桂氏即萬榮景乃剽剟其文不著所出

又復刋削不盡是亦不去葛龔之類矣景號

西墅汝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此書乃其官監

察御史時作也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疑獄集序

疑獄集若干卷前四卷魯相和公凝與子中允公㠓先後纂輯行於世久矣今侍御汝陽張公閱而感焉嘉其可以益智辯惑以資廸司理乃博采籍記古今名賢折獄之精悉者釐為六卷以拓其未備嘉靖乙未春按治全浙首授提學徐君階正其舛訛以崧祥辱六察之末戒叙其端而梓以傳焉凡吏浙者人授一帙以資為觀要仁矣夫公之用心也葢上世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

畫象而不即中古制刑割情以為威斷則若主於殺而不有其生而不知聖人明辟之意迺在於生民舜命臯陶明刑以弼教曰刑期于無刑孔子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斯則刑之所以為用也致殺全生之道也自夫醇化遠而大偽滋情曖徼茫其變千狀是非疑似不容一髮重之智者任能愚者滯故悍者恣暴怯者避難其甚者官反為威貨來為殖皆得以亂其是非之故而刑於是乎失平矣是故古之求生者而今求以殺之豈

天之心而人之性哉方今天子仁聖尤明慎祥刑以敦祇德惟公克仰承休廩録囚徒既多平反而重布斯集以詔辟人則所以宣達皇仁而培植元氣於有永者豈人所可得例哉昔者考亭朱子嘗嘆獄不得其平欲輯經史遺言有及於敎化刑罰者彚為一書以繼謨明弼諧之緒斯集也其得考亭之意與詳觀兹集所載惟良折獄若弛而貞若肆而允若設難辯異而稱其度物無遁情而吾仁不失胥古明恤之遺司理者由是而有獲

焉則徵顯闡幽全生致殺仁愛汪流太和之治可坐而致而徒明察之獄得以資焉而已哉公諱景字光啟别號西墅其所植立敎化精明憲度者尚有刋布朱子小學官箴集要釣臺集表揚岳鄂王書刻此特其一云嘉靖乙未秋吉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恭川李崧祥序

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賢慎

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略言焉先相國魯公嘗採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留於篋笥小子嵘得遺編而諷讀認先訓之丁寧益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為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況當聖世詎可平沉嵘伏自天闕策

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於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

鬬訟之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

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嵘

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於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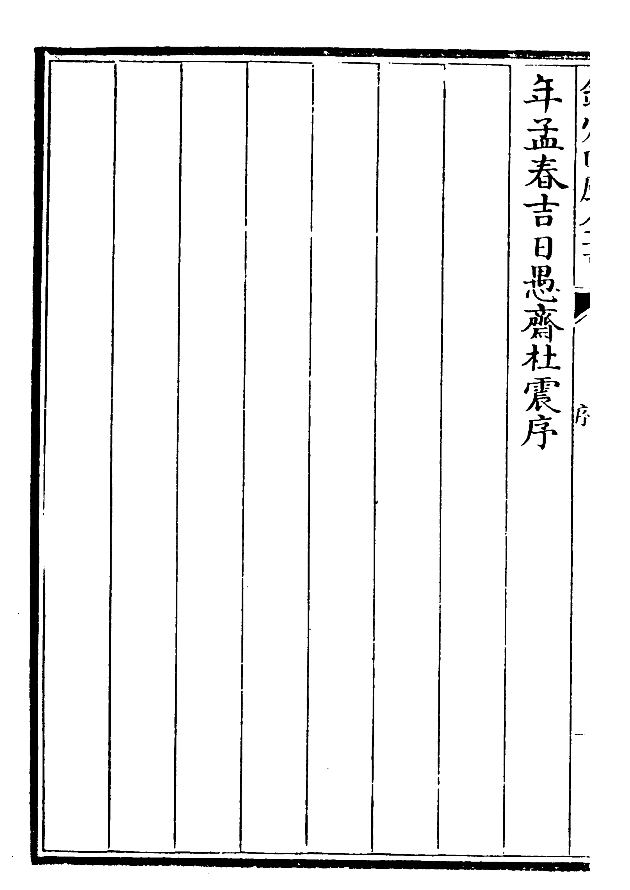
化將仕郎守太子中允和嵘述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

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别

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古之

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鞫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茍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於五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為之編其子和㠓又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詒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茍能家得是書則疑貳難明之獄盡在目中矣友人譙君祥鋟木以廣其傳屬僕為之引僕嘉其用心因書其説以寄時至元十六



年孟春吉日愚齋杜震序

疑獄集卷一

晉 和凝 撰

御史佯失狀

唐高祖以李靖為岐州刺史或有一人希望聖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以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刑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

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高祖大驚御史具以狀奏靖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李崇察悲嗟

後漢李崇為揚州刺史縣民勾泰者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巳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獄吏謂曰兒巳暴卒可出奔喪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歎而巳殊無痛意遂

以兒還泰奉伯伏罪

王璥案伏聽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李行詮子中與父妾亂遂與之潛藏追詰極急長安縣獲之縣司王璥引就房推問不伏璥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璥鎖門去中與妾相謂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而璥至開門案下之人遂起白璥各大驚而伏罪

蔣常覘嫗語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迯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迯其刀却内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趂正等拔刀血甚狼藉因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近人十五以上集為人數不足且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

勘如是三日竝是此人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出餘竝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姦殺逖有實奏之勑賜常絲二百疋遷御史

符融察善走

冀州有一老母日暮遇刼盜喝行人為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當竝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也盜伏罪其發姦擿伏如此葢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初不

被行人所獲以此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張舉辨燒猪

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李珪智鞭絲

宋傳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老母爭絲一團訴

之季珪季珪令掛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

破嗉辨雞食

有爭雞者季珪問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殺雞破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

薛宣追聽縑

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一人至求庇廕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太守薛宣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聽之一曰君之恩縑主乃

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伏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曾暑月游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以銀瓶并葢就中藏吏取蜜黄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既葢之復覆之無緣有此黄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官席不與亮曰必為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燥亮笑曰若鼠屎先入蜜中當内外俱濕今内

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黄門伏罪

王瀫市鹿脯

北齊彭王瀫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遇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瀫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遷定州刺史

認皮獲賊

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從事魏道

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實如神矣溦乃詐為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書菜認賊

有老娑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賣溦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認之獲盜

黃霸察姒情

前漢時頴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姙其長姒亦懷姙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為已子論爭三年郡守

黄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既而俱至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姒伏罪

惠仕拷羊皮

後漢李惠仕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羊皮各言其籍背之物惠仕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知主羣下黙然惠仕令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其罪

莊遵聞哭姦

莊遵為揚州刺史廵行部内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於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即按之乃伏其罪

謙之詐獲賊

後魏髙謙之字道讓為河隂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因而逃走詔令人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

者有一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行岌逼訪妾

唐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勑侍御史張行岌按之其告者先誘藏宣家妾乃誣云宣有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死屍於洛水行岌案略無其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寛縱之邪我令俊臣案勘汝當勿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陷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為陛

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有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復案不成則令俊臣推勘汝勿悔也行岌懼乃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宣家見有同議者乃詐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僱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微服伺於臺側其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所信任同於子弟思兢須臾見館客至臺賂門人以通

告者遽稱云崔家傔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知其疑也思兢密隨館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陷崔宣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計不然殺汝必矣館客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告者伏罪

楚金辨補字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取刺史

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疑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盡不能決奉勑令差能推事人劾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令劾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仰卧向牕透日影見之其字皆補葺作之平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因集州縣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奉勑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楚金絹一百疋

子雲斷牸牛

唐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有竒策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璡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直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還四頭老牸餘並非汝牛所生恭忿之訴於子雲子雲令送恭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璡惶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庄内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欵云牛三十頭總是我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也子雲曰若是

即當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松壽潛伺盜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刼賊奉勑下十日内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行刼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往以從騎䭾來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伺之有人共老姥語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勘即捉以布衫蒙頭送縣一

問具與贓並獲時人以為神

李傑覘婦姦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傑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頼不孝於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

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為兒所制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棺盛之

孫登比彈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為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伏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飛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疑獄集卷一

疑獄集卷二

晉 和凝 撰

邴吉辨子影

邴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祗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又娶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財物乃誣其後母所生非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

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小兒同歲均衣單衣諸小兒不寒惟老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立於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財物歸於後母之兒前女受誣母之罪

黄霸戮三男

黄霸魏人也字次翁漢宣帝時為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臺省求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

子還母

高柔察動色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夫不與人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焦子文因追察焦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魏淵比書謗

魏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誹謗者

太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本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勑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令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謗書者收問因伏其罪

胡質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曰此人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乃首殺顯之

罪

承天情斷

宋何承天為行軍叅軍時鄢陵縣吏孫滿射鳥誤中直師雖不傷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罪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也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子華不後訊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為大理正有盜官練者置廁中吏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掠以致誣伏則坐致冤濫太祖奇之遷甘州太守

仲堪止大妄

晉商仲堪為荆牧有桂陽人王欽生一旦妄言親殁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㫖當以

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
今欽生父實終歿此徒有大妄之過遂活之

陳表求情

吴志有盜官物者數人惟收施明桎梏甚酷俟死無辭
廷尉以疑聞權以陳表能得士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
求情實表乃去桎梏沐浴更其衣服厚設酒食歡心以
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奇之欲全表名遂釋明過
戮其黨明乃感表變行致位為將軍

魏昶留書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煑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録奏勑令万年求賊㱕沸三日不獲主師魏昶有策略請喚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三人布衫蒙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内已來何人覓舍人家奴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之云金城坊中有

一空宅遂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開之婢及投化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勑斬於東市

從事對屍

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其妻為姦盜所殺支體具存但不見首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遽執壻入官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妻案狀既成皆以為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

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茍或誣舉典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為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比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鍵戶棘垣不使洩於外便令仵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否有一人曰某

於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刦妳子五更初墻頭舁過凶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瘞在某坊遽遣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妳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市出玉堂閒話

表相探情偽

唐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典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瓮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岳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

以黄金鑄麟趾馬蹄以叶瑞應葢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沿牒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驗云姦議換之矣遂遣掾就案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為衆所擠莫能自明既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辭欵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彵令拘繫僕隸恊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

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橈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所荅汧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袁相國曰與之無素汧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曰某疑此事有枉更當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更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乃令閱瓮閒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

金鎔鑄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即在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服無已出劇談錄

周紆屍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其口眼中乃有稻芒容問

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云不是殺人但取道邊死人也自後莫敢犯之

閻濟沉鈎

唐閻濟美之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賈人貨時有賈客所載甚繁碎其間有銀一十錠密隱之於貨中舟人潜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船泊之所船夜發至於鎮

所點閱餘貨乃失其銀遂執舟者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曰客昨者宿何所曰此百里浦汊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檝師沉鉤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鉤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於公公劾之舟者立承伏法

何武斷遺劒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翁貲二十餘萬有男纔三歲失其

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翁病困思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喚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兒乃詣郡自言其劒時太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劒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明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

用慮宏遠如是哉悉奪取財物以與兒曰敝女惡壻温飽十歲亦已幸矣於是論者乃服出風俗通

孔公察枉盜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二職權莅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産及敗所牽挽四人則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則樞密郭崇韜之傔壻也與權吏曁獄典等同議鍛成其款都不訊鞫但以四貧民代四巨盜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親慮之則

又卒無一言命令就法將過蕭屏因屢回首向廳顧之公察之疑情未究即復召問曰爾數次回顧得非枉耳令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實枉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某則已死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邪即令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并校而推之具款而吐韓即使人馳告于崇韜移書于公公不諾即具伏法四人

獲雪用畫像以荅孔公之德

陸雲密隨姦

吳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録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共語便縛來果得之云妻謀殺之

子産聞哭懼

鄭子産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産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

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姦也出異志獨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童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朞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於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

職者擔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毋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毋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則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毋乎乃令廳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毋置之於法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病云醫者所傳是骨蒸之疾須獵犬肉食之必差謂其夫曰今日之病

在君必愈可以致一犬為妾斃之得而食之死亦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夫曰諾乃依妻言斃之獻於妻妻食之餘乃留之於篋笥夫出命鄰告之遂鬨於公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鞫之立承具述妻之所欲也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於法耳公劾之具得妻之情與外人誣夫之罪將圖之公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釋之

元膺知喪詐

唐吕元膺之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髙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兵刃擒之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轝使渡者不疑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亦擒之俱付於法

韋臯劾司店

唐韋臯之鎮劒南日鄉俗之弊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

者因病而酖之既卒所有財貨十隱其七八因茲多致富盛公密知之有北客蘇延家屬太鹵因商販於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於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劒南無横死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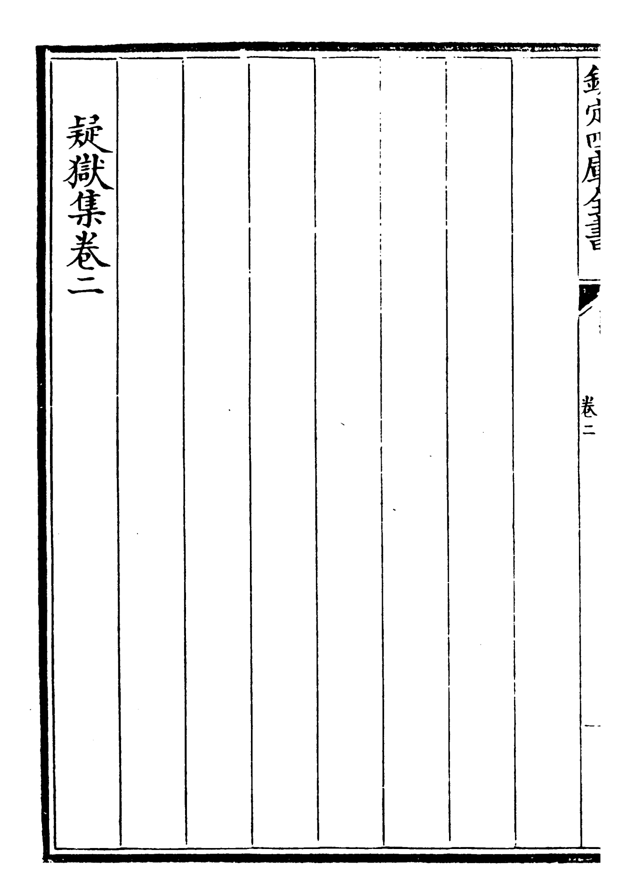
韋丹察威權

唐韋丹字文明鎮江西日有倉吏主掌十餘年數盈五

十萬斛因復量負欠三十石公憫之曰斯吏也主掌十餘年計欠三十石必不自取而費也必為權要者所須乃假令搜索家私文案驗之及分用明歷具在因輸示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鈌也豈獨陪填又將代爾之罪今各據其所得限一月納足則捨爾罪羣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某等合當刑責儻捨重罪則陪填不恨矣既足倉吏釋錮而歸

王潜召認靴

北齊太保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其婦持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且曰兒昨著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乃伏



疑獄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疑獄集卷三

晉 和凝 撰

莊遵壁聽姦

莊遵初為長安令後遷為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令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赴賊女子即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受於我而殺其兄即便告官官司拷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為大逆

速置於法可放嫂歸家令人夜中察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叔遂獲免

趙和籍舍產

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為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二農比庄俱以豐歲貲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以庄券質於

西鄰貸緡百萬契章顯驗且言來歲齎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錢贖契先納百千緡第檢還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文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為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為所拒東鄰以冤訟於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契券無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乃越江而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甚卑且復踰境何能理也東鄰

究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滌也和曰第止署内試為爾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曰焉敢厚誣和曰誠如是則當為真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曰有冦江者按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姓名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捕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迹未甚知懼至則跪於庭下和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冦江因泣然淚墮曰稼穡之夫未嘗舟

檝和又曰辯證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揭血膚取實因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寃者和又曰所盜率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産以辨之因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庄人某人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造成者趙守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非汝寇江者何諱東鄰贖契百千緡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憖懼失色祈死聽下趙令梏往其宅

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法矣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内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幷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張鷟括詐書

唐張鷟字文成爲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作倉督馮忱書盜糴倉米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兩頭唯留二字問是汝書即註云是不是即註云非元乃註曰非乃去貼即是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爲馮忱書留二字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

放驢求匿鞍

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告鷟推

勘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可直五千文鶩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索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

曹攄詰行馬

晉曹攄字顔遠為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懐之天大雨雪宫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夜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宫掖禁嚴非外人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伏罪

崇龜集屠刀

唐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貌皙稍殊於負販之伍泊船於高岸次有高門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送少年乘便言曰某黄昏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微笑而已既昏暝果啓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姬即趨而就之盜以為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家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即踐其血

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鬨逗血之聲未已又捫之有人卧遂徑走出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餘其家跡其血至江岍遂狀訟於主者窮詰岍上居人云近日有某客船一隻夜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於圜室掠拷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抬殺人其家以刀納於府主乃屠刀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會合境庖丁俱集於毬塲以俟宰殺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厨而去府主乃命取入諳刀以殺人之刀換

下一口來日各令詣衙取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有一屠最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此何人刀邪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處命擒則竊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竊者之家日日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明矣

無名識盜葬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陽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遽進指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

名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為解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指迷其由無名曰請君聞於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

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寳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邪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賊既奠哭不哀明所葬非人

也相視而笑喜甚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慕容執假銀

漢慕容彦超善捕盜為鄆帥日有州息庫遣吏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錠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驗之乃假銀也彦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榜虛稱被盜竊所質白銀等財物令備賞錢一萬召知情收捉元賊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服其知

彦超立吐櫻

又有獻新櫻彦超令主者收之俄而為給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彦超彦超呼給役人偽安慰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葢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彦超潛令左右入黎蘆散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桃在焉於是伏罪

德裕泥模金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

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還相交割文籍在焉衆辭皆指以新授代者隱而用之鞫成其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也以意揣之僧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衆以某孤立不狎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泣不勝其寃公憫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

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兜子門靚廳壁指揮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隱沒金形狀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令劾前數輩等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張輅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畫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賛聞於鄉縣士衆雪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誡縣鎮申府時高祖

鎮鄭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讜齋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復命言疑其妖偽有三傳張輅請與尚讜偕行詰其妖狀暗與縣鎮卒人力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讜曰果犯法欵矣乃令讜立於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説僧過便呵擒治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奬之

宗裔驗矼核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宗裔者分符仗節獨守
廉隅嘗典劒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暴客迫曉告巡
捕吏掩而獲之所收贓惟絲鉤紬線贓主言是本物其
囚不禁拷捶遂伏其罪乃送州宗裔引慮繫囚訴絲鉤
紬線乃是家物與被盜主遞相辭說宗裔促命取囚家
繰車又各責紬線卷時心有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
因令相對開紬線見杏核與囚欵同仍以絲鉤安於軖
上量軖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主伏妄認之罪巡

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乃雪寃枉

仲榮射繼母

晉安仲榮之鎮常州日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仲榮面加詰責抽劒令自殺之其父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劒逐之仲榮重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由此境内以為強明之政

孫寶稱鏍餅

漢孫寳為京兆尹有賣鏍散者今鏍餅也於都市有一

村民相逢擊落鏍散者皆碎村民甘填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大尹引問無以證明大尹令鞫吏買鏍散一枚稱知分兩乃都稱碎者細折元數其賣主承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謂神明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

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希崇斷義嫡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

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辛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為傷害名敎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竝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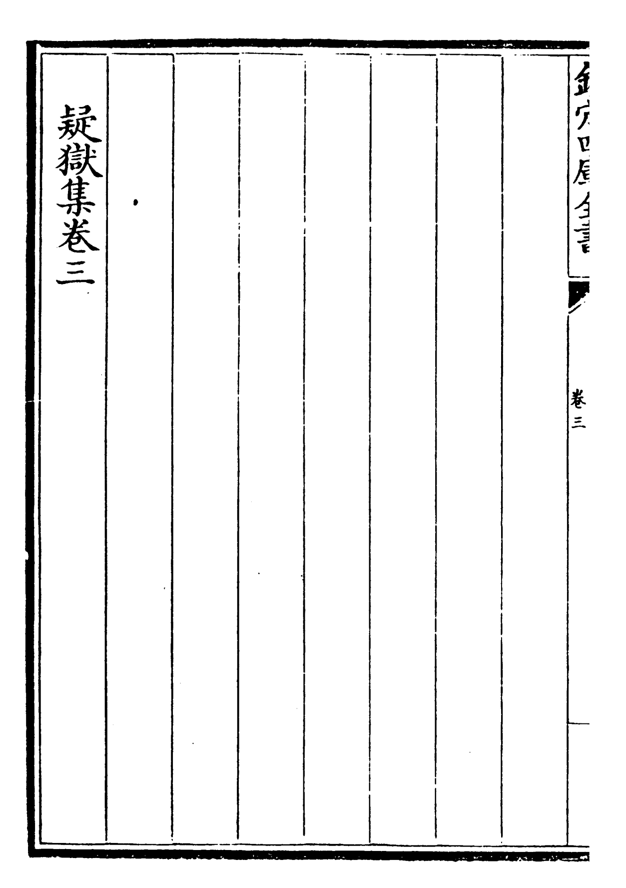
蘇秦料刺客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賊

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憲之知牛主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之牛主所居盜者伏罪



疑獄集卷三

疑獄集卷四

晉　和凝　撰

若水疑留獄

宋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楚

因自誣伏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詣若水廳詈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令訪求其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

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忍去曰微君之賜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也録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不半歲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敏中疑無贓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

日必執我詰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詰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云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杖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其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獲之案問具狀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

張詠勘賊僧

宋尚書張詠字復之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

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有一民與僧同

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

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遺書婦翁智

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資而與壻

遺書曰他日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子長立

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

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

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韓億出乳醫

宋參政韓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巳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槖之物嫂姪訴於州及提轉甲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

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包拯察牛舌

樞密包孝肅公名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司馬議謀殺

司馬文正公名光字君實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

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許遵讞之有司當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與故殺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從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范公疑姦毒

丞相范純仁知齊州時録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

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幎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鱉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邪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吃鱉肉為坐客所幷及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承置毒鱉肉者覬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姦擿伏如神明君非遇公則宋君之寃無以申於地下矣

杖骨知子孝

近代有一婦人夫死子幼棄於夫族而再嫁又生一子其婦死二子俱長前夫之子遂盜母之骨殖欲與父合葬後嫁之子致相爭競訟於官其官即使從吏挈婦之骨殖置於庭下乃曰此婦有子夫死不能守義致令二子相爭如此可杖一百欲撲之際後嫁子奔於庭下泣告曰不孝之子情願代之官曰此子真孝也遂斷與之

唐公問篚篚

大定唐公為冠氏縣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枚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其瓜主意謂一瓜不能致罪又自摘三十枚以誣告其婦令曰婦人盜瓜挈何筐篚瓜主曰竝無令即叱瓜主抱子幷使盡拾其瓜至十餘枚巳不能抱也遂伏誣告之罪

伯通舐鋤刃

章廟時路伯通為原武縣令有以種瓜為業者一夕為人盡鋤其苗遂詣伯通陳告無明證即遣之翌日命於

種瓜鄰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託以他用令各書姓名潛舐鋤刃果有苦味者㸃遣吏捕獲遂伏其罪

公謹限擒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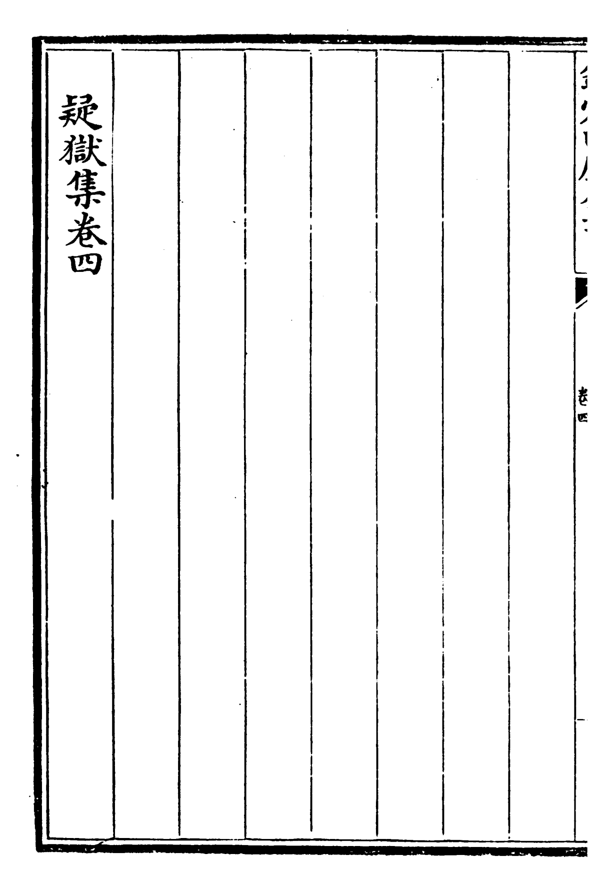
明昌間景州一婦畜二姦夫隸卒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為恨先往婦至輒殺之婦父因事入城問女所在姑曰昨已往親家家也父愕然尋跡於某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

曰某坊王二實約之遂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王二漫指於某道傍某樹下埋之使人往索得之將至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虛招也權州能假三日限為擒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院門者曰我昨勘事時曾有人在垣外否門者曰隷卒馬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晚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全者瞷人靜而後出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攝全至一問即承時人稱為

神明

顯之勘詐契

趙顯之為閿鄉令時一農家累歲借粟於富者因別贏家給當年不用貸借富者貪利偲之以為借於别主乃賂先保人同揑借粟文字以騙之不伏訟於官顯之曰此易見耳乃監保人富者各於一處以物色審之云般借粟時大車邪小車邪斗量邪斛打邪倉中邪窖中邪取狀相合人各不同遂伏騙賴之罪


疑獄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獄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疑獄集卷五

明　張景　撰

漢武明經

漢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絶矣

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謹按大明律云凡繼母殺其父聽告不在干名犯義之限今觀漢史所云防年繼母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竊詳此實倫理之變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為人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殺死者勿論盛世倫理修明固無此事萬一遇此所司當體究的確比擬奏請

袁安別繫

袁安永平中守楚郡時楚王英謀逆辭連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揚牧笞巫

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為蘇顯

甫李葢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葢等不勝其楚各自欵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偽從外來詣慶賓寄弟口信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伏數日間思安亦為人縛至崇笞女巫一百遂釋葢等

曹攄明婦

晉曹攄為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容自殺親黨乃誣其婦婦

不勝拷訊即自誣服攄初到疑其寃更加辯究具得實情時稱其明

戴爭異罰

唐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無忌當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

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胄駮之曰校尉縁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死

謹按大明律云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或蒙特恩減罪收贖者亦准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注云謂因人連累皆依罪人全免減等收贖今觀唐載胄所諍長孫無忌事則我朝律文已備載之矣嗚呼至哉

至遠憶姓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吏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王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竇阻免喪

唐竇參初為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殺之

崔黯搜帑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為鄉里所容乃自髠鉗依佛教假託梵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三秊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下

柳寃瘖奴

唐柳渾為江西察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於觀察使魏少游促訊其僧僧乃首伏

崔公仁恕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

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李嶠列枉

李嶠高宗時為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列其枉狀

唐臨不寃

唐臨高宗時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遷大理卿帝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真卿感雨

顔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次武各驅

周于仲文字次武為趙王屬安固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携曰于次武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伏罪

柳設榜牒

周柳慶有胡家被劫莫知賊所鄰人被囚者衆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貼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出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獲黨與甚衆

楊津獲絹

周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

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巳子於是收捕并絹俱獲

齊賢易財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宫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

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蘇涣折取衣

蘇涣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涣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涣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

衣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錢冶牀足

錢冶屯田為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其氏火迹其來自其家吏捕訊之其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其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薛向正尉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强縣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為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寃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王和甫校書

左丞王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為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

驗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數日前有嘗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縮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馬生所作

王文正酒吏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王文正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

飲酒令飲酒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申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霈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

仲孫疑里胥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推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

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薛奎疑踐血

薛簡肅公奎為隰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踐血汙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清獻原情

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為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程顥辯翁年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

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顯謂曰歳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册後因懐中取册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純仁戒情殺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

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累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累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

公之仁恩浹於一境之内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謝麟鞫親殺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既而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疑獄集卷五